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馆校协同 文化育人

“大家猜猜这根有两排小孔的棍子是什么?”

“是发簪!”“是乐器!”……

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里,讲解团副主席冷熙瑶故意遮住展品说明牌提问,来参观的小学生们七嘴八舌地猜起来。当冷熙瑶揭晓这是唐代骨质牙刷柄时,小朋友们惊叹:“原来唐朝人就已经刷牙了呀!”这样充满好奇与惊喜的场景,时常在这座国家二级博物馆里上演。

从1956年建校时的一间中药标本室,到如今集教学、科研、科普、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不仅凝聚着几代中医人的心血,更承载着传承中医药文化、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时代任务。

唐代骨质牙刷柄。



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外景。

探访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

藏岐黄珍史 育杏林“种子”

本报记者 何元凯(图片由博物馆提供)

险遭报废的“药柜”

——专业教学的鲜活课堂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一楼医史展区,一套有近200年历史的清代中期川西风格药柜静静矗立。这是目前国内同类型博物馆中保存最完好、器型最完整的清代药柜。

20世纪90年代,馆方团队在崇州一家国营老药房走访时,发现了这套正在使用的药柜。当时药房即将搬迁升级,这套老药柜面临被淘汰、损毁的风险。为了将它完整保存下来,馆方报请学校批准后,专门为药房定制了一套当时流行的铝合金新药柜,再加上其他补偿,最终将这套清代药柜征集回馆。

如今,这套药柜成为研究清代川西药房运营模式、中药炮制与存放规范的珍贵实物。药柜里藏着古人的药物分类智慧——虫类药材与花椒同放可以防腐,性味相反的药物要分区存放……这些细节让抽象的中药炮制与存放规范变得清晰可见。

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博物馆副馆长王一童介绍,博物馆是所有新生入学的教育的第一站,而且,在他们日后的学习中,“中医文化”“中药鉴定学”“民族医药”等专业课都会把课堂搬到这里。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证明了早在汉代,四川地区就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中医药学体系;讲解“重镇沉降”的药用理论时,学生们看着沉甸甸的矿物类药材标本,立刻就能理解“质重的药材多有降气、平肝的功效”;学习“虫

类善走窜”的中医逻辑时,栩栩如生的虫类药材标本则让书本上的文字活了起来。

“博物馆是独一无二的实践课堂。”冷熙瑶说,“这里不仅有触手可及的中药标本,更有专业老师、研究生学长学姐答疑解惑。系统教学加实物对照,让书本知识落地生根。”

挑拣3根扁担的药材标本

——思政教育的动人教材

走进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二楼的中药标本馆,3000余种药材标本静静陈列。“这里的每一件标本背后都有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医者仁心与科学家精神。”在博物馆工作了30余年的馆员谭红兵说,博物馆不仅是专业教学的课堂,藏品背后老一辈中医人艰苦创业的故事,更成为“大思政”教育的鲜活素材。

1972年,学校中药学科奠基人之一的李仿尧教授从海南辗转数省,用扁担挑着收集到的地道药材标本,一路挑回了成都,途中挑断了3根扁担,肩上磨起了血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直接邮寄,李仿尧说:“学校的经费也不宽裕,节约一分钱也是钱。”如今,他挑回来的“榔胎”标本,静静地呈现在地道药材展区。

2001年8月,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师卢先明、凌宗士、龚荣生一行赴德格县,为网上标本馆采集素材。时值高原雨季,团队为赶进度、省开支,冒雨坚持野外作业。突然,大家

发现了正处于花期的羌活,兴奋地赶忙展开拍摄,随后又拍摄到秦艽、升麻、独一味等珍稀药用植物。拍摄完后,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当地人说:“最近高原上雨多,为什么不带雨衣?”其实雨衣是带了的,被凌宗士、龚荣生用来保护摄影器材了。

这些故事被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融入讲解词和课程中,让学生们在了解专业历史的同时,感悟先辈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还深入挖掘馆藏中的思政教育资源,打造“医道仁心”思政教育品牌。通过展示董奉“杏林春暖”的高尚医德、李时珍历时27年编撰《本草纲目》的执着精神,以及四川近现代名医的生平事迹,引导学生树立“大医精诚”的职业理想。作为首批四川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基地,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每年会迎接3万余名师生入馆开展主题党日、团课活动。

从听科普的学生到讲知识的志愿者

——会传播的“种子”

高校博物馆的育人使命,不止于校园围墙内。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常年面向小学生开展中药辨识、香囊制作、八段锦教学等研学活动,每年接待观众5万余人次,其中中小学生学习1.1万人次。博物馆还经常深入社区、乡村、偏远地区,开展科普活动。

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与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光新学幼儿园深度合作,则展现了高校博物馆资源下沉学前教育的路径。这所幼儿园是成都市温江区政府推动的校地合作项目,2021年正式挂牌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幼儿园。园长马兰介绍,幼儿园与博物馆的合作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带孩子去博物馆看一看”的浅层模式,而是构建了“前置经验积累—带着问题研学—课后课程延伸”的完整闭环。

小班、中班阶段,通过园内种植、绘本教学让孩子认识常见药食同源药材;大班下学期,孩子们带着问题走进博物馆,重点参观与生活经验匹配的展品;研学结束后,将所见所闻转化为园内的游戏、种植、手工课程。双方还联合开发了四季时序园本课程,公开出版了分教师端和家长端的中医药文化幼儿读本。“馆校协同育人,让中医药文化像一粒种子,早早种进孩子们的心里。”马兰说。

冷熙瑶的故事,正是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育人功能的生动阐释。她与这座博物馆的缘分始于中学时期。那时,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的老师曾到她的学校开展科普活动,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就读的哥哥带她参观博物馆,冷熙瑶第一眼就被针灸铜人深深吸引。高考填报志愿前,她再次来到博物馆深入参观,最终坚定了报考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决心。

大二时,冷熙瑶成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在博物馆,像她这样的学生志愿者有100多人。他们不仅在场馆内讲解,还主动“走出去”,进校园、进社区开展中医药科普。

冷熙瑶印象最深的一次科普,是去年在德阳市岷山路小学。小朋友问她:“玫瑰是花,为什么能当中药材?”她耐心解释药用玫瑰和观赏玫瑰的区别。“看着他们恍然大悟的表情,我特别有成就感。”冷熙瑶说。让她惊喜的是,那所小学还专门建有中药材种植园——她真切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种子正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在日常讲解中,冷熙瑶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游客来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参观,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组织学生来研学。“小朋友们总是有很多问题,尤其对标本馆感兴趣。以前,我是被博物馆‘种下种子’的人,现在,我努力在小朋友们心中‘种下种子’。”

青春里的热爱

■ 王伟

今年是母校西华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也是新闻传播学院成立20周年。

时隔经年,再次走进校园,我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读书时的早晨,我咬着面包急急匆匆地往教室赶的场景。肩头黑色的书包带歪着,嘴角沾着面包屑,眼里映着晨光,在走廊里遇到抱着课本的同学,一边笑一边打招呼:“早啊,去占座吗?”这就是我的青春模样。

回想起大学时光,我是个“把热爱写在脸上”的人。

我喜欢阅读,喜欢在书上作批注,现在都还记得,我在大学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页的空白处写着:“要读懂每一句藏在文字里的温柔。”寝室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诗词主题的书籍,连衣柜门上都贴了我张便签:“每天背一首诗,每周认识一个新朋友。”

我喜欢写诗,格外注重在生活的瞬间捕捉灵感,日常小事就是我的素材。有一天,我在三食堂吃饭,一位女服务生帮我收拾碗筷时,多给我递了一张纸巾,我心有所动,写下了《忙碌的你》:“每一次走进三食堂/总看见忙碌的你/你只想为别人做事/也不愿擦掉额上的汗。”那位服务生收到这首诗后,特意在我下次来吃饭时,给我留了一碗温热的稀饭。同班同学小瑜的大耳朵晃得亮眼,我写下《小鱼的耳环》,担心“沉重的耳环把她的耳朵拉伤”,小瑜笑着说:“没想到你这么细心。”

最美好的还是和同学一起在图书馆三楼的靠窗位置学习的时光。在图书馆学习时,我的笔记本上除了专业课的笔记,空白处总有几句短诗,比如“阳光落在书页上,像你递来的半块橡皮”,同学忍不住笑我“酸秀才”,我认真地反驳:“生活里的美好,都该记录下来啊。”

我也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校园卡拉OK大赛,我拉着室友一起报名、选歌,最后敲定了一首《上海滩》。为了唱好那句“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发不收”,我对镜子练了整整一周,连吃饭时都在哼调子。学校举办舞会,我特意选了件白衬衫,虽然踩了好几次舞伴的脚,但大家都笑着互相安慰:“多练几次就会了。”

青春里的热爱,就该这样热烈又纯粹。

还记得我们上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实践课,老师布置拍摄一个短片,我和几个同学商量一起翻拍电影《无间道》。为了找到合适的拍摄角度,我们把场地搬到了教学楼的天台,同学小刚举着摄像机,手冻得发红却没喊停。我穿着黑色的西装,反复琢磨电影《无间道》里的台词语气,跟同学对戏:“你再凶一点,要演出卧底的纠结感!”后来这部短片被老师在阶梯教室放映,当放到片尾,画面里我和一位同学互相搭着肩膀走向远处时,全场的掌声像潮水般涌来。我跟小刚击掌,说:“这是咱们一起完成的作品,比什么都珍贵。”

最难忘的,是离校那天。毕业季的校园里,栀子花的香气经久不散,我们拖着行李箱走到学校正门,我停下脚步,忍不住感慨:“4年了,从来没有这么伤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了。”看着校门上熟悉的“西华师范大学”字样,我的眼睛慢慢红了,室友拍着我的肩膀说点安慰的话,却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小伟,你们等一等。”是王老师,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递给我们,说:“这是你们的毕业礼物。”展开一看,是王老师手写的《送毕业同学》,“把家装起来,放进你青春的行囊,纵浪迹天涯也不是分离”,字迹里满是温柔。我读着读着,眼里就噙满了泪水,哽咽着说:“老师,我还没写出好诗。”王老师拍着我的肩,声音轻却有力:“好花都带刺,好诗要经得起时光磨。你们还年轻,往后的日子里,有的是机会写更美的诗。”那天,我握着诗笺站在校门门前,看着王老师的身影渐渐远去,突然明白:母校的意义,就是无论走多远,总有老师的牵挂,像图书馆的灯,永远亮在心里。

如今再回首,同学们总会聊起当年的事,青春里的热爱和执着,永远都值得回味。

时光如水,岁月流转。转眼间,从2006年毕业离校已经快20年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赶过的早课,一起待过的图书馆,一起写过的诗,一起唱过的歌,早已成了我心里最珍贵的“玫瑰”。感谢母校的培养,让我拥有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

感受中医药文化。

中小学生学习参观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



博物馆是一座“桥”

叶正尹

老家村口有一座桥。桥栏上蹲着一只石狗,面目被风雨磨得圆润。小时候,我喜欢趴在桥的护栏上,觉得桥真神奇,它让两岸不再遥远,让“对岸”变成可以走过去的地方。后来,我离开老家,桥见得少了。偶尔在别处见到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5月的一个下午,正逢国际博物馆日,我走进省博物馆,终于找回了走在老家石桥上的踏实。

博物馆的大门就是“桥头”。桥的这一边,是阳光、手机提示音、地铁站里匆忙的脚步声。踏进厅,空调的凉意扑面而来,光线从刺目的白转为安静的暖黄。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过桥”,从今天走向某一天,从我走向另一个人,从“此

刻”走向一片从未抵达却莫名熟悉的“岸”。

展厅里光线幽暗,展柜像一排排的护栏。我停在一面汉代铜镜前。镜背的纹饰早已模糊,铜绿斑斑犹如水底的苔痕。两千年前的某个人,曾用这面镜子照过自己的脸。他看到了什么?喜悦还是惆怅?我不知道。但站在这面铜镜前,我们之间似乎只隔着一座很短的桥,仿佛只要我愿意,一抬脚就能走过去。

从铜镜前移开目光,不远处,一只宋代的青瓷静静地安放在展柜里,碗沿有一个磕碰的缺口。我想象它曾经被一双手捧过,盛过米饭或热汤。那个缺

口不是残缺,是使用者留下的温度。“桥”那头的宋朝人也许不知道这碗会留存到今天,我也没想到自己会为一只日常的碗停下脚步。故乡桥上那只石狗,也一定见过无数个路过的黄昏。桥让这些相遇发生了。

走到书画展厅时,光线更暗了。一幅明代山水画挂在那里,画中山峦层叠、雾气氤氲,画上一行题跋:“仿黄公望笔意。”画家隔着一个朝代模仿先辈笔意,我又隔着几百年看他的画意,一座桥连着一座桥。“桥”的意象在我心中清晰起来,博物馆不是一座孤桥,而是无数桥梁的枢纽,每一个时代都稳稳托着我们这些后辈。

离开时已经黄昏。走出大门,阳光重新落在脸上,街上的车流声涌进耳朵。但我心里多了几样来时没有的东西,那面铜镜的反光,那只瓷碗的温润,那幅明代山水画里的雾气。它们不重,却让我脚步缓慢。回头看省博物馆,它沉默地立在那里,恍若石桥一样不声不响,只是等着下一个想过河的人。

每逢博物馆日,会有很多人来“过桥”。我们互不相识,却在同一座桥上擦肩。桥不拆,河水不断,岸一直都在。而我和那些文物之间,隔着的不再是时间,只是一场心甘情愿的游览。就像小时候从石桥的这头走到那头,不为什么,只是想走过去看看。